

涵蓋畫像石拓片銅印瓷器畫作

「乙巳說蛇」探尋文物中的蛇形象

五彩天師五毒紋盤
這件瓷器是明代萬曆瓷盤。盤的中心繪畫張天師手持寶劍，前有蛇，側有蟾蜍，後有蠍子。瓷盤的外壁繪畫齊全的五毒，即蛇、蠍、蜈蚣、壁虎、蟾蜍。除了驅五毒，也繪畫了菖蒲，見證明代生活習俗。



飛龍擺尾去，金蛇迎乙巳。蛇作為一種爬行生物，在中國文化的形象演變，經歷了圖騰崇拜、祥瑞之獸、民俗文化到成為畫中物的過程。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正舉行「乙巳說蛇」展覽，展出24件套與蛇相關的館藏文物，涵蓋畫像石拓片、銅印、瓷器、畫作等，詮釋蛇與人類日常生活之關聯，為新春添「蛇」味。

大公報記者 劉 毅

在中國的歷史文化長河當中，蛇最開始的形象，是與創世神話相關，屬於一種先民的信仰，往往伴隨神巫而出現，更是龍的近親。傳說中的人類始祖女媧即是人首蛇身的神明，就以蛇神人的形象成為一種守護的圖騰，後又與龜搭配成為象徵北方的玄武，庇佑宇宙的安寧。而到了秦漢時代，蛇成為了一種靈物與毒物，是為五毒之一；隨後在中國繪畫開始興盛的歲月中，蛇逐漸成為一種異類，因其會令人生懼，畫者並不多。

今次的「乙巳說蛇」展覽展出多件帶有蛇紋飾的多件文物，令觀眾了解古人與蛇之間的關係，如何從其獨特的蜿蜒體態，獲取藝術與設計中的靈感源泉。

整個展覽分為「神巫之蛇」、「靈物與毒物」、「紋飾與畫像」三部分，精選展品包括戰國「持戈執蛇鳥人銅印」、「山東嘉祥縣洪福院出土東漢畫像石拓片」、清居廉「動物冊頁（蛇）」，及清王素「十二生肖故事掛軸（蛇）」。

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在導賞時表示，相比較往年的生肖文物展，有關蛇的文物其實並不多，但在中國人的信仰體系中，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物。今次所展出的24件「蛇文物」，在香港而言都是一次比較集中且珍貴的蛇年文物亮相。

「神巫之蛇」展區主要展出的一些墓葬畫像拓片，當中可清晰見到蛇神人的形象，即象徵守護圖騰的圖紋，如人類的先祖伏羲和女媧皆是「半人半蛇」形態。其中在東漢時期山東嘉祥武氏家族墓地武梁祠右壁拓片中，具有蛇身的人類先祖伏羲和女媧，之後是人類的三皇和五帝，承傳有序。

在「靈物與毒物」中，展出的銅印等體現人類社會對於蛇靈性一面的追求，更與象徵長壽的龜合體，成為四方神獸之一，鎮守北方玄武。「紋飾與畫像」部分主要展出畫作，畫家或寫生、或講述人與蛇的故事，成為端午節的應節之作。



《十二生肖故事掛軸（蛇）》
這件畫作書於清道光十二年，畫家為王素。畫中一位落魄書生李紳在樹下休息，有一僧人看到書生旁的樹上有一條蛇，做出驅趕姿態，卻見到蛇消失在書生懷中，書生醒來之後述說夢蛇故事，後飛黃騰達。



展訊

「乙巳說蛇」展覽

日期：即日起至6月21日
（逢星期四及1月28至31日休館）

地點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二

持戈執蛇鳥人銅印

這枚戰國的銅印面上的神，手執蛇，此處的蛇是神力的象徵。類似形象也出現在《愚公移山》和《夸父追日》的畫像故事當中，神往往拿起蛇，以彰顯自己巨大的神力。



山東嘉祥武氏家族墓地武梁祠右壁拓片

武氏祠又名武梁祠，實際上是東漢武氏墓群的一座祠堂。其有不少畫像碑，其中右壁上所描繪是人類先祖伏羲和女媧以及三皇五帝之間的關係，伏羲和女媧皆為蛇身，之後是人類的三皇和五帝，承傳有序。從中可見在人類早期傳說中，蛇作為信仰圖騰的存在。



清居廉「動物冊頁（蛇）」

這件畫作為廣東代表畫家居廉一本動物畫冊（十二幅）的其中一幅，構圖簡潔。居廉運用他開創的撞水和撞粉法來渲染，以色彩為主，明快生動，具見他對蛇的細緻觀察並且捕捉其神韻。在畫家所處的年代，人們已經開始談蛇色變，故而畫蛇者並不多，以蛇入畫，一般多選赤色蛇。



無意成為詩人，但正是詩歌，讓灰娃在黑暗中找到了「彩虹」——一條精神自救之路，這條路一走就是半生。「詩從靈魂中來」，自然風物、故鄉水土、革命經歷和情感起伏都源自她的生活，而據她描述，「詩中的句子就像踏着節奏自然而然地走來」。2024年對於飽經風霜的98歲女詩人灰娃來講，有着非凡的意義：4月，《灰娃詩全集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；8月，灰娃和美國詩人珍·赫什菲爾德在2024年中美詩歌節獲中坤國際詩歌獎。2025年1月12日，灰娃辭世，據家人描述，她當日清晨安詳離去。

而未曾想，她去年10月間在坐落於北京門頭溝被外界稱為「大鳥窩」的寓所，向大公報記者娓娓道來她傳奇的革命、求學、婚戀和創作史，竟然是她最後一次接受訪問。

大公報記者 孫志、蘇雨潤



掃一掃有片睇



灰娃小檔案

- 1927年生於陝西臨潼，中國作家、詩人。
- 代表作品：《山鬼故家》《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述》《灰娃七章》等。

與張仃相伴走過25年

相濡以沫

「張爺爺（灰娃一般向晚輩提及張仃）是大藝術家，組織上特別正式地聘請他，做我們的藝術導師。」談及往昔，灰娃向記者娓娓道來，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，吸引全國很多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、文藝家們聚集，文藝氛圍濃厚。

她一生三次婚姻，第一任丈夫武昭峰是王近山司令（電視劇《亮劍》主角李雲龍的原型）的愛將，卻在23歲時犧牲於朝鮮戰場；第二任丈夫白天（原名魏巍）出身黃埔四期，1957年被授予少將軍銜，於1973年病逝；晚年，灰娃和她自幼視為導師的張仃走到了一起，相伴走過25年。

「我為他的工作全力籌備，有時比他還忙碌。他寫字一小時，我要提前10小時做準備。」談及與張仃共同生活的25年，灰娃滿是回憶，她告訴記者，當張仃準備書寫時，她就要在書海仔細搜尋意境美的詩文。如果是寫四字橫幅，她選的內容要意境深刻，不能太過通俗。

到了張仃寫字的時候，由於場地有限，灰娃會在地上黏好宣紙，捲起來放在一旁。張仃每寫一個字，她就挪動一格，全程陪伴。寫完後，她按張仃的指示蓋章，扶他離開，完成後續工作。「我為他承擔這些，讓他能專注創作。」

灰娃一生愛美，她不甚華麗卻彰顯審美品味的裝扮，以及北京門頭溝家藍印花桌布、椅墊、陶罐、泥塑等民間工藝品，總令人感受到女主人將藝術和美深刻融入生活。



《灰娃詩全集》封面。

然就出來了。」向記者介紹這首詩的創作背景和靈感，時年98歲的灰娃清晰平和地說，是自然而然流淌出這樣一首詩，後來也是獨自一人，喘口氣或喝杯水的時候，腦海中就會自然出現或者經歷過的一種情感。「喜怒哀樂，無論哪一種，進入到一個什麼境界去，我馬上寫成詩，假如我不進入意境裏面，假如我不把它寫出來，它很快就會跑了，怎麼都恢復不了。」

她的詩歌語言簡潔精準，富浪漫氣息，畫面、聲音、色彩與情思熔為一爐、鑄造出獨特的詩歌語調。她的一生都喜歡花草和樹，這些自然風物都在她的詩中找到了位置，尤其是花草，紫地丁、鳶尾、花楸、迷迭香、楊花柳絮，幾乎不需要特別費心地去找尋。灰娃特別強調細節，希望寫出「滋味」，這是張仃告訴她的，「藝術就得有味道有滋味。」

年近半百開始詩歌創作

在北京大學俄文系求學期間，灰娃對詩詞產生濃厚興趣，逐漸開始寫作。她在年近半百之際，開始了詩歌創作，在40餘年的時間，她把故鄉、現實、內心的掙扎、靈魂的獨語盡情地書寫下來，著有《山鬼故家》《灰娃的詩》《灰娃七章》《不要玫瑰》等詩集。

2024年4月出版的《灰娃詩全集》共輯錄詩歌100多首，基本按編年排序，涵蓋詩人目前可見的全部詩歌作品。

寫，成了她排遣、抒發內心感受的方式。那時，她只是本能地書寫，並未意識到這就是詩，寫完後便悄悄收藏起來。直到延安時期的導師、後來成為她丈夫的張仃，發現了那些突破常規、具思想銳度的內心獨白，鼓勵她大膽創作下去。

「藝術就得有味道有滋味」

記者請她選念一首自己的詩歌，她手捧著詩集，翻開其中的一頁，極有韻律地緩聲會意朗讀《為什麼我這樣憂鬱？》——

「為什麼我今年
這樣憂鬱
田野裏紫地丁
早已謝了
布穀鳥將唱起
明亮的歌
從我們屋頂上
往返掠過
可愛的紫地丁
歲歲開放
布穀聲從雲端
搖落蕩漾
山那邊
估衣噢！」

「春天花布穀鳥飛得很快，這是我生活裏有的，帶著孫女採野花，每年早春肯定帶著她們去，我讓她們從小接觸自然，喜歡自然，因為我自己喜歡，我也希望她們這樣。詩裏說已近黃昏了，我回家走在人行道上，走得很規律，走得很快，所以踏着步子，心裏（詩）自

陽光透過几淨的飄窗給室內撒上一層金色，空氣瀰漫着清新的味道，灰娃孫女闖關採購的鮮花頗為精心地分類裝點在房間內不同地方，為空間增添了明媚和生機。最新出版的《灰娃詩全編》放在茶几上，灰娃坐在沙發上，在近一個半小時回憶裏，講述在滄桑歷史巨變和漫長歲月的遷流之中，個人命運所承載着由此而來的悲喜傷痛和感恩收穫。

藉文學和閱讀度過艱難歲月

1927年生於陝西臨潼，幼時隨父母定居西安，4歲上小學，幼名灰娃，10歲小學畢業後，隨母親逃難暫居鄉間。12歲那年，姐姐、表姐將她送至延安，就學於「兒童藝術學園」。1946年跟隨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輾轉晉冀魯豫地區，部隊渡江參加京滬杭地區戰役。兩年多後身染重疾，先後在南京、北京住院治療。解放後，灰娃進入北京大學俄語系學習。1960年分配至北京編譯社工作。

在延安時期，為了共同理想，無數嚮往光明的人奔赴寶塔山，灰娃便是其中之一。這位備受眾人喜愛的陝北小女孩，得到了艾青、蕭軍、張仃等當時思想先進的詩人、藝術家的悉心指點，他們為孩子們專門開設文學、藝術等課程，儘管物資匱乏，但灰娃的精神世界卻極為豐沛，這也鑄就了她一生理想主義的底色。

在艱難歲月裏，灰娃用文學和閱讀充實着生活與學業。不經意間的書

98歲詩人灰娃仙逝

「詩從靈魂中來」



▲張仃為灰娃繪製畫像。